

殺機柔情

心中萬般狂濤，
在他回眸深凝的一剎，
殺機已化為縷縷柔情……

夏娃變身

珞凡

都會小說 S A 3 0

殺機柔情

珞凡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殺機柔情／珞凡著。——第1版。——
— 臺北市：好鄰居出版；知遠總經
銷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都會小說；
SA30）
ISBN 957-8885-48-2（平裝）

857.7

84000741

殺機柔情

作者：珞凡
發行人：朱凱蓄
責任編輯：唐宇珍
校對：唐宇珍・蘇士尹・林吉莉
出版者：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傳真：0017944-1
郵政總局：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4166・9396007
營業部／發行部：7955825

排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
電話：(02)5786242 傳真：(02)5795814
1995年3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931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8885-48-2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書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書作物任
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
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都

會

小

說

心
之
語

黑暗內，
白鴿般欲展翅的心，
撲撲鼓鼓騷動著，
只待你的回眸，瞬間，
絕塵而去……

愛凡

落凡

有些人一生嚮往著不平凡的人生、轟轟烈烈的戀情，想用「冒險」來點綴乏味的每一天……

大部分的人庸庸碌碌地過了一生，或許有時回想起來，會有一絲的不甘心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但我相信，在這世上的某個角落，有某一羣人，只抱著一個小小的希望，就是——成為平凡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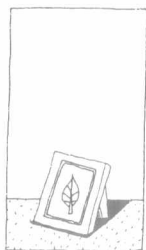
那返樸歸真的心情，絕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出來的；因為大人物有時必須為自己的「不平凡」付出代價。

英國的溫莎公爵，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故事，眾所皆知，他寧可放棄大好的王位，也不願犧牲心愛的人。而本故事中男女主角的「不平凡」，並沒有帶給他們多少的快樂；一串連的殺機，使他們最後不得不走向「平凡」一途。

繁華最後落盡，在此時也惟有「真愛」是最難能可貴的，不是嗎？

這篇小說，是我心底的夢，獻給世上同我一般的小人物。

一身亞麻休閒服，
流露出他逼人的英氣和不凡的氣質；
而臉上剛毅的線條、
雙眸射出的凌厲眸光，
唯有在凝視著她時，
化為濃濃的柔情和愛意……



楔子

會議室的門被打了開來，一疊資料外附了一張照片被摔在桌上。

曇羽循著聲音抬起了頭。

「這是妳的第一個目標，對他要格外注意，並不好對付，但若殺了他，妳相對地立刻就成名了。他是我為妳爭取來的。那天開會時，他是人人爭取的目標；未經組織的同意，是不可擅自妄動的。」亞烈自臉上摘下了墨鏡。

「他的來路呢？」曇羽拿起了照片。

「國際祕密刑警。」他頓了頓。「不久前，他帶隊破獲咱們在香港的分站和擊破墨西哥一帶的營站；現在他正在他郊外的別墅度長假。其餘的資料都在資料袋。」亞烈指了指桌上的袋子。

「亞烈，我……」她實在無法馬上就接受她的命運。

「我明白妳心裏在想什麼，曇羽。」他以兄長的姿態明確地告訴她：「我在訓練營受訓比妳早，很多事妳不懂。我老早就告訴過妳，在這裏，已是妳不變的命運，妳、我不愛殺人，但不殺人就會被組織殺、被別人殺；不只是妳，妳妹妹我也難保她的性命——」

「亞烈，我懂！你別說了，好嗎？」曇羽用雙手掩住了臉。

亞烈嘆了一口氣，再度戴上了他的保護色——墨鏡，離開會議室，獨留下曇羽一人。她的命運，只能用騎虎難下來形容。

曇羽端詳照片中的大人物，不禁由心底發出一聲讚嘆：堅毅的臉掛著剛毅的線條，滿是逼人的英氣和不凡的氣質……

唉，跨出這一步，便永不能再回頭了，她明白。



1

「奇怪，下午怎麼出奇地靜？好像是暴風雨來襲前那種寧靜的味道。」

「暴風雨？」白婕欣偏著頭問。

「我是指好像有什麼事將要發生。」

「哥！你當刑警，當到神經過敏啦！」婕欣乘機損他，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老爹在澳洲有事沒事淨打電報，要我提醒你早日成家。去年他給你討老婆的錢，沒想到竟被你拿來買這棟度假別墅；真服了你了，老妹我甘敗下風！」

「過獎！過獎！」他也不甘示弱，反擊道：「妳那麼操心我幹什麼，莫非……」他忽然看見窗外有人影閃過。

「莫非什麼？」

「妳急著嫁給子青啊！」

「哥！你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嘛！」婕欣氣得跺腳。「好啦！天色不早了，你自己保重吧！我該走了。」

「恕不相送。出門別東張西望。」他叮囑她。



曇羽扮了一身男裝，戴個黑帽，將她柔順的秀髮盤在帽中，靜靜地躲在一草叢觀察。直到一名女子離開後，才準備行動；能不傷及無辜最好。

她從資料袋中得知，這個白瑞軒的家庭可稱為富豪之家；父親在澳洲的企業之大，令人咋舌。她真搞不懂，有錢人的心中到底在想什麼？當刑警隊長賺的錢根本不會很多啊？現在可好了，自討苦吃，到閻王殿報到時還不知自己怎麼死的，真可憐。

管他那麼多做什麼？她拍了一下額。辦正經事要緊。她提醒自己。

槍口瞄準了目標後，曇羽的神經拉到了最緊繃的地步，她覺得口中好乾，脈搏也跳動得又快又不規律。曇羽終於明白，在訓練時的射擊練習和對人體發射是不同的。真不明白亞烈是怎樣克服心中障礙的？

默數一、二、三吧！

一……二……

「汪！汪！」突然一隻獵犬走來，不懷好意地望著曇羽，露出了陰森的大牙。

曇羽退了一步。眼前的事未了結，這隻狗跑來窮攬和什麼？

她顧不了那麼多，提起了槍便朝目標射出；卻想不到被防彈玻璃擋住了子彈，裏頭的人自然毫髮無傷了。

白瑞軒跳了起來，順手拿起了槍，往外頭衝出。

見情勢不對，曇羽只得往她的摩托車方向跑去。

「別跑！再跑我就開槍了！」他威脅道。

曇羽一聽他要開槍，急找遮蔽物躲藏；瑞軒停了下來，往那人的肩上開了一槍，打中對方的左肩。

「喔！」一陣痛楚由左肩迅速擴散了開來，曇羽還沒意識清楚，獵犬隨後又撲了過來，她慌忙的一閃。

突然，沒來由的，一陣傾盆大雨嘩啦啦地落下來。

瑞軒往前望去，由於雨實在是太大了，只見到一個身材略瘦的人影。

曇羽心想，若不提早對他出手，只怕這條小命不保了。她心意已決，反身上前連續使出她的飛旋踢。

「喝！」她踢中瑞軒的臉和胸膛。

他下意識伸出手背往嘴角一抹，發現竟有血滲出。

「這小子玩真的。」他退了一步。好身手，他不得不承認，對方的拳腳又快又準，必定是受過特訓的殺手。而他可能低估了對手的實力。

瑞軒也不甘示弱，向曇羽展開了反擊。猝然，他出拳打在曇羽的腹部；曇羽痛彎了腰。瑞軒抓住此時機，一拳又打在曇羽的左肩，使她站立不穩。瑞軒適時地握住她的拳頭，往後一旋，從後抱住曇羽。

不對！他的胸部怎麼如此柔軟？他暗自吃驚。大腦來不及反應，腹部馬上就被曇羽用手肘使勁一撞，痛得他不由得放開了她。

「色鬼，無恥！」她捂住她的胸前。方才的搏鬥，使她的衣衫被扯破了。她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妳是女的！」他彷彿見到外星人般張大了的嘴，大到可塞下一顆蘋果。

曇羽再度對瑞軒使出她的飛旋踢。這回瑞軒有了防備，閃過她的攻擊，曇羽卻因重心不穩而倒地。此時獵犬餓狼般地撲在曇羽的身上。

「我勸妳最好別動，否則我不能保證亞斯何時咬斷妳那纖細的頸子。」他朝她走了過來，將她的手用手銬扣在身後，抬眼往她身上瞧去，發現衣衫上半部被扯破，他憐憫地搖

了搖頭，卻感到血液漸漸竄流。

「看什麼？」她真恨不得有第三隻手捂住胸。

「我告訴妳，從現在起妳已是我的俘虜，妳最好乖乖聽我的話，懂嗎？」他架勢十足地。「現在，我命令妳馬上起來！」

「我的腳扭傷了起不來。要殺就殺，我才不怕你！」

「少對我打哈哈！」他蹲下身，用手抬起她的臉，卻發現她臉上的痛苦表情並非裝的；此時，她的眼眸迎向他的眼——毫不畏縮。

瑞軒脫下了外套披在她身上，彎身抱起了她。好輕盈啊！他輕嘆。可是下手可毫不留情！瑞軒苦笑。

曇羽看見瑞軒在笑，以為他想對她起歹念，馬上在他懷中掙扎。

「放我下來，你要幹什麼？」她真恨她的手被銬在身後，不能反擊。

「妳在提醒我該打昏妳嗎？」他低聲的說。

曇羽馬上柔順地停了下來。

「亞斯！我們走！」他低頭對獵犬說道。

「汪！汪！」獵犬則是邊走邊叫，好似在嘲笑她。

「你要送我去警局嗎？」曇羽真希望時光倒流，她將會毫不猶豫地殺了這自傲的混

蛋。

「妳想到警局嗎？」他停了下來反問她，語氣嚴肅，卻不像方才那麼霸道。

她不知自己有沒有聽錯，直到他再度重複了一次。她抬頭看著他，眼神不像在開玩笑。

「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。」她幽幽地說道。

「當然！」他笑了。「妳告訴我妳的組織、地址和活動，我馬上放妳走。妳沒待過監牢，吃不了苦的，我看妳年紀輕輕的，太可惜，才『優待』妳的。」他特意強調那「優待」兩字。

「你送我去警局好了，我不會告訴你，也不會告訴他們。」她忽然又掙扎起來。「你不妨把我殺了，我看你這把年紀，肯定受不了我煩你，我做了鬼也『優待』不殺你。」她學他的語氣。

「我要是妳的話，我會閉上嘴，這是郊外，送不送妳去警局，我自有打算。還有，我才二十九歲哪！」

唉！這小妮子，這麼倔強，若真送她去警局，不如送她回自己家，再想辦法做應變之策。

主意既定，他抱著她加快腳步衝進屋內。

對瑞軒來說，今天惱人的人、事特多。不過，他懷疑她能堅持到何時？再頑強的人，總是凡人，必定有弱點。那麼，這小妮子的弱點是什麼？她又為何當上殺手的？

好不容易到了室內，兩人都似從水裏爬起一樣。

「亞斯！待著。」

他抱她回臥室，將她放在床上。瑞軒吁了一口氣，看了看她的傷口。

「妳休息一會兒，可別跑了。」

「我能跑嗎？」她諷刺道。

對呀！他怎麼說出這種笨話？瑞軒拍了一下頭。為何一遇到她，淨做不合理的事？是擔心她的未來嗎？抑或她是他命中的剋星？不，絕不是，他只是想套出有關她的組織的事罷了。瑞軒如此告訴自己。

在瑞軒出了臥室後，疊羽仔細地看了一下周遭的環境。這兒是棟兩層的別墅；屋內東西繁多，但不失乾淨、清爽；而房屋顯然是由名設計家設計的，這房間的陽剛味，明白道出他的職業——刑警。還有這屋子不容易逃走——這是她苦惱的地方；加上一隻壞她事的獵犬。她特別記住這一點。

門被瑞軒打了開來，疊羽馬上回過頭去，警戒地看著瑞軒——他的上身是赤裸的。

「別看了，妳逃不走的。」